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舉人臣朱上林

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宋　右廸功郎鄭　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四

隋

于仲文 從弟宣道 宣敏　宇文忻 弟愷　豆盧勣 子毓　楊文思 弟紀

楊雄 子綝 弟達　史祥　王世積　李徹　侯莫陳穎

李子雄　爾朱敞　慕容三藏　竇榮定　梁士

彦　元諧　虞慶則　元冑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檦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彦　周揺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皇甫誕　陶世模　敬釗　裴矩　裴仁基　斛斯政

于仲文字次武其先居代後為河南洛陽人祖謹周太師燕國公父寔大左輔謹自有傳仲文少聰敏髫齓好學躭閲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於雲陽

宮見周文周文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歎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見稱名公子起家趙王屬累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一州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

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

妻子潰圍而遁歸長安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臥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仍遣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讓迥之彊將也時韋孝寛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從京師來觀執政意如何也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寛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無疑貳仲

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因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治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迥將進次梁郡迥守將劉孝寛棄城走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

戰仲文令趣食列陣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

簡精馬偽建迴旗幟善淨以為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賊結陣設伏兵發倶曳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為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

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
遲逈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
誓以必死逈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
愛身命冐白刃潰重圍三男二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
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
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
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
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御燕趙南隣羣寇北埽旄頭内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黒水與王譓為隣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乗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譓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衘命危難或侍衛鉤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再然枯骨連肉上覽表并翼

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叚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録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

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踴貴仲文坐私糶軍糧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禄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于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高麗乃出兵襲其輜重仲

文廻擊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左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文德不從遂濟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

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大怒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禀其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東行至薩水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諸將皆委罪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年六十八撰漢書刊

繁三十卷畧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仲文從
弟宣道字元明父義位上柱國宣道性謹密不交非類
仕周以父功賜爵安成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高祖為丞
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爵為子父憂水
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
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
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宣敏字仲達少沈密
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其詩甚有幽

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為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覩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襃樊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顔膺
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
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舊
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
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
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
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
輙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

人馬竟納其言遣蜀王秀作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静退著述志賦以見志馬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宇文忻字仲樂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貴為周名將位太保許國公自有傳忻㓜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戲輙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

獨擅高名也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
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
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
親總戎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
武乘齊主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
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克及
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為敵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
遁諸將各勸帝還忻勃然進曰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

勝逐北以至於此昨日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懐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眷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

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迴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趍鄴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先犯所觀者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高祖顧謂忻曰尉遲迴傾 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

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寵顧愈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甞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威名冠於當時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彦昵狎數相往來皆有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彦曰

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起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進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别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别封甑山縣

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絶不行令愷脩之既而上建仁壽宫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宫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

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倐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様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之此圖

以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將為臆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謚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

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向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

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輙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説並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戸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戸白綴

牖堂髙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髙四尺階博六尺二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髙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髙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髙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

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䩄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隄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

百辟卿士有功於時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窻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牆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儀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

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向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

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
之辟雍之屋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
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
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
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
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
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
斷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

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大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帝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柒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

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脩大饗之典於馬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様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

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何人父寧周柱國太保自有傳勣之初生也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周文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藝初以勲臣子封義安縣侯閔帝踐阼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踰厚會武帝即

位渭源燒當羌因饑作亂以勣有才畧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悦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毁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

守譙將達奚其等十萬衆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廹勣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千人梁睿軍且至賊解去高祖遣使勞之詔加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初突厥犯塞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効克彰甚重之復為漢王諒納勣女為妃寵遇彌隆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戸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卒謚曰

襄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虎賁中郎將次子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

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磐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諡曰愍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毓雍邱侯復以願師襲

楊文思字溫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寬周梁州刺史有傳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禽叔仁又别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栅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寛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

解懐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戸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戸部尚書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

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楊雄初名惠弘農華陰人也父紹周大將軍自有傳雄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

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宫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難雄時為别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

其虛帝亦以為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
蘇威稱為四貴雄寛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隂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内實奪其權也雄
乃閉門不通賔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
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
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
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
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

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為之
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
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
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有文學歷義州刺史
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元感
反其弟元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辟人偶語久
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
綝憂發病而卒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

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子遷蕪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内史侍郎鄀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蕪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史祥字世休建康袁氏人也父寧仕周歷位荆州刺史自有傳祥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高祖大悦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諭

舊行兵時事中以恩吉祥為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

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毋良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喫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擲勁草質久有背淮心埽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尅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

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平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勲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王世積闡熙新冏人也父雅周夏州刺史自有傳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

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沒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為

行軍元帥至栁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熈熈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

髙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緑人也父和周柱國大將軍入隋遷上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録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

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畧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為元帥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畧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為揚州總管以徹為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素與熲善被疎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

臥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為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父崇周大司徒號為名將自有傳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輙畧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

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頲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令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

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顗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廵撫山東以顗為第一上優詔褒揚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顗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為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民夷悦服煬帝即位顗弟梁國公蕭坐事徙邊朝廷恐顗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顗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拜南

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李子雄趙郡人父藹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遷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尅州城見害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隨父在官城陷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

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畧定淮南拜濠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魏天柱大將軍榮從弟子也父彥伯魏節閔世封博陵郡王司徒公為齊神武所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時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畧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

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於長安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民憚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昺嗣

慕容三藏燕主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高祖騰歸

魏遂居代父紹宗為齊名將贈太尉自有傳三藏幼聦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歴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宫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元年授呉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詠之高祖數有勞問又畜産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叚十

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内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卒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季父熾開皇初位太傅周史有傳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為魏文帝千牛備身周文見而奇之即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

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軍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軍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長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於是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

賜縑四千疋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戸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高祖不得巳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畧寇邉以榮定為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髙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

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疋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疋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固辭以西都衛霍東都梁鄧為戒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帝為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贈三千疋上謂侍臣曰吾每欲置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令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

巧思父卒後思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寳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陳國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為南郡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歴位潁川郡扶風太守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

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士彥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命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

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捋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人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朕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吕梁遂畧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尉

遲迴之反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至河南與迴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彦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畧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

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
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
叔諧曰作猛虎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
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
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
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
驍武絶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
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

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

光禄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

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

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

間之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

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

項詔諧為行軍元帥帥總管賀婁子幹等步騎數萬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上勅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賊若至界首公宜曉之以此時吐谷渾引鐵騎二萬相遇於豐利山與諧大戰擊走之追奔三十里俘斬萬計於是勅書諭以禍福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來降下詔褒之進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

惠政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
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
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有
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
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
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
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
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

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人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

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内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

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
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
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
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
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
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
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
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

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公食任城縣千戸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羣臣高熲等奉觴上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徳亦無尅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

曰今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刻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馬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

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妻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别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悦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曁平世賢還臨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顔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晋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

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代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駞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徵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高祖作相胄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

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高祖高祖不之知乃將酒

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

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高祖及酒

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胄

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

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

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

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

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厨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冑耳語勸高祖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座冑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高祖冑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冑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

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冑功也歴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高祖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冑預其謀高祖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高祖大怒執旻於仗冑時

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高祖高祖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冑坐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邱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騎將軍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懐節操膽烈過人年十五襲爵樂安公周文引為親信以長儒質直恭朴授子都督累遷撫軍將軍平蜀之役常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别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吕梁陳遣劉景率勁勇為聲援軌令長儒拒之長儒乃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

以待之景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騎兵水陸俱進大破之獲明徹以功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進封蘄春郡公開皇三年突厥沙鉢畧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

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傷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歴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毁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匈奴

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襃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荆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帝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

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迥為亂子幹從韋孝寛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

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将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别路破賊高祖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邉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

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高祖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住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禄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静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趫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

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涉疑貳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尅獲突厥莫敢當其人頗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

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懾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使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爾突厥許諾乃遣二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南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别道而進

踰嶺越海攻䧟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髙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敦弄大敦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

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其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弭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碑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將索之萬歲聞之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

王奏萬歳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治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之臣也萬歳曰臣留爨僰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歳心有欺隐大怒顧有司曰必斬是萬歳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諫曰史萬歳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為民歳餘復官

爵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與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不寇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

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晤會上從仁壽宫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宫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譖之曰謁東宫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我今日為汝極言於上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令左右�殺之既而悔之已不及矣因下詔數其罪狀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寃惜之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

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寛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畧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

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
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得進留之州館
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
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
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
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
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
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

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俘賊萬計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前後逢賊每戰必擒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汚其宫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

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
皇中有馮昱王㩜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
當時昱㩜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為
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
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尅捷㩜
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為陳人所
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
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騎射數以行軍總管

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時党項羌屢為邉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邉歴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闘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啖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高祖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邉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為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寳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擊破之斬
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
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
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
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
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
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

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

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虁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揺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輙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從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為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揺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揺脩鄣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

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與周文戰于沙苑神武敗績屯因為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為仕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寛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

西河縣公高祖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

簿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諡曰恭子淩雲平雲彦雲皆知名楷弟盛右屯衛將軍於江都死節列在忠義傳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

將軍拜依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口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

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篋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廵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閉

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譙平進位上柱國廬州總管高祖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平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

負罪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戚明日奉笏以
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
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
中位至虎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為亂刺史
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斬
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

平侯拜左勲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髙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威幹性謹厚重然諾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髙祖為丞

相引為掾尉遲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
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
傳教命三軍紀綱皆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
州總管封趙國公先是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疎屬有籌
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拜為營州刺史性桀黠
甚得華夷心及高祖作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帝
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
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

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之未行間寶寧果為其下所殺北邊遂安後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累加超擢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師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

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
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
家累金寶天下士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
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
衛元𠑽領京兆拜内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元雖
不便之不能傷及唐兵至元恐禍及辭以老病儀與世
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絶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
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為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

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陜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

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

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元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

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𦨴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皇甫誕字元慮安定三水人也父璠周隨州刺史自有傳誕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

不肅憚馬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馬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為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

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元擊楊元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

反師陷其城賊帥墨𤢪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

朝邑令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

馳召之叅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廵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師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

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悦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邉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

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

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
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
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
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
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
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
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
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

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萬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地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邱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化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刑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

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户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産珍異皃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

昌馬耆黿兹踈勒度葱嶺又經鍐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渴槃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髙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戸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

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勤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畧咸以委之復遷黄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二年帝有事於

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廵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廵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悦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慴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幸東

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紫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

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廹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廵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

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者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東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從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

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貨賄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後以楊元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敎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

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
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
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
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
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
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京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

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宫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諸蕃客以疾不行及唐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静遥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

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婦女皆集宫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恱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

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
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為河
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
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
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悦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
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
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

八壘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虎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

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牢拒密仁基見彊冦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静止之衆咸怨懷静懷静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静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河東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鋭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案甲世充重出

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鬭三也我按兵畜力以觀其弊彼求鬭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凡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

禮部尚書行儼為右衛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斛斯政廣牧富昌人也祖椿魏太傅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

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元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叚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元感之反政與通謀及元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元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鎖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政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

通志卷一百六十一